心灵深处有最爱

　　初到美国的时候，在一位同学家做客。他是个既英俊又有才华的男人，却娶了才貌都远不相配的女子，尤其令人不解的，是他竟然抛弃了在国内交往多年、早已论及婚嫁的女朋友。

　　“我的父母、兄弟都不谅解我！”他指了指四周，“可是你看看，我现在有房子、有家具、有存款，还有绿卡，谁给的？”他叹口气，“人过了35岁，很多事都看开了，我辛苦了一辈子，希望过几天好日子。”

　　只是，我想，他心里真正爱的，是谁呢？

　　读谢家孝先生写的《张大千传》，500多页看完，到“后记”时，又发现一段重要的文字，大意是说，张大千的后半生，固然有妻子徐雯波在侧，但壮年时代，杨婉君才是陪他同甘共苦，而且相爱相知最深的。帮助张大千逃出日本人魔掌的是杨婉君，陪他敦煌面壁、饱受风霜之苦的也是杨婉君。只是大千先生在接受谢家孝访谈时，却绝少提到这位他生命中最重要的女人。

　　谢家孝先生说：“是不是他顾及随侍在身边的徐雯波，而避免夸赞杨婉君？”

　　“他（张大千）在80岁预留遗嘱中，特别在遗赠部分，写明要给爱人杨婉君。足见在大千先生心中，至终未忘与杨婉君的一段深情岁月。”

　　合上书，我不得不佩服谢家孝先生作为一个新闻人，实事求是的态度。在《张大千传》完成13年，老人仙逝10年之后，终于把他不吐不快的事说出来。

　　这何尝不是大千先生不吐不快，却埋藏心底30多年的事呢？

　　也想起有“民初才女”之称的林徽音，在跟徐志摩轰轰烈烈地恋爱之后，终于受世俗和家庭的压力，嫁给了梁启超的儿子梁思成。

　　梁思成的才华不在徐志摩之下。他是中国古代建筑研究的先驱，直到今天，他40年前的作品，仍被世界建筑界认为是经典之作。

　　走遍中国山川，又曾到西方游学的梁思成，毕竟有不同的心胸。徐志摩飞机失事后，梁思成特地赶去现场，捡回一块飞机残片，交给自己的妻子。据说林徽音把它挂在卧室的墙上，终其一生。

　　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心灵世界，在那心灵的深处，不见得是婚姻的另一半。

　　有位飞黄腾达的朋友对我说：“我一生做事，不欠任何人的。对父母，我尽孝；对朋友，我尽义；对妻子，我尽情。如果有什么亏欠，我只欠了一个人——我中学时的女朋友。她怀了我的孩子，我叫她去堕胎，还要她自己出钱，我那时候好穷啊，拿不出钱。问题是我不但穷，而且没种，我居然不敢陪她去医院。”

　　他长长地叹了口气：“到今天，我都记得她堕胎之后苍白的脸，她从没怨过我，我却愈老愈怨自己……”

　　他找了她许多年，借朋友的名字登报寻人多次，都杳无音信。

　　怪不得日本有个新兴行业，为顾客找寻初恋的情人。据说许多恋人，隔了六七十年，见面时相拥而泣，发现对方仍是自己的最爱。

　　有一天，接到一位长辈的电话，声音遥远而脆弱，居然是母亲十多年不见的老朋友。

　　母亲一惊，匆匆忙忙由床上爬起来，竟忘了戴助听器，有一句没一句地咿咿呀呀。

　　我把电话抢过来，说有什么事告诉我，我再传达。

　　电话那头的老人，语气十分平静：“就告诉她，我很想她！”

　　过了些时候，接到南美的来信。老人的孩子说，他母亲放下电话不久，就死了——脑癌！

　　战战兢兢地把消息告诉母亲。80多岁的老母亲居然没有立刻动容，只叹口气：“多少年不来电话，接到，就知道不妙。她真是老妹妹了，从小在一块，几十年不见，临死前还惦记着我。只是，老朋友都走了，等我走，又惦记着谁呢？”

　　母亲转过身，坐在床角，呜呜地哭了。

　　是不是每个人心灵的深处，都藏着一些人物，伴随着欢欣与凄楚，平时把它锁起来。自己不敢碰，更不愿外人知，直到某些心灵澄澈的日子，或回光返照的时刻，世俗心弱了，再也锁不住，终于人物浮现？

　　会不会有一天，当我们临去的时刻，才突然发现一生中最爱的人，竟是那个已经被遗忘多年的……